

说明：以下法师辅导笔录，为道友个人行为。如有错漏之处，向上师三宝忏悔，请道友批评指正。

《中观宝鬘论》第六十二课

诸法等性本基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游舞力，

离障本来怙主龙钦巴，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

发菩提心之后，继续宣讲《中观宝鬘论广释》第五品僧俗学处的结行。结行分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又分为两个科判，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教诫生起欢喜。

前面宣讲了对于正法的态度。对于正法应该非常珍重，就像珍重自己的身体，或者说比自己的身体还要珍重。有这样一种心态，对正法就会产生稀有心、难得心和珍视心，才会非常精进地进行修持。

前面也提到过，身体是通过以前的善业得到的，如今要善巧地使用这个身体。而真正善巧使用暇满人身的方式，就是修持大士道、修持菩萨道。

下面引用教证成立。

《弥勒经》中说：佛陀出世、获得人身、于佛起信、发菩提心四者俱胝劫也难以获得，为此切莫使闲暇人身无义虚度。

《弥勒经》中讲：佛陀出世是非常难以遇见的，获得人身也很困难。佛陀出世、得到人身之后，于佛生信很困难。能够对众生发起大悲心，为获得佛果而生起菩提心更是非常困难。现在我们既然已出生在佛陀出世的贤劫当中，获得了闲暇的人身，对佛法产生了信心，也有发菩提心的机缘，当这些机会全部都已获得的时候，就不要让闲暇的人身无意虚度了，应该好好地使用这个人身来修持大乘菩萨道。

《中观藏论》中云：“具有微妙正法灯，离八无暇此闲暇，当依大士之行为，理当具有真果位。”

清辩论师在《中观藏论》中这样讲到：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微妙正法明灯的话，守持这个明灯就能够离开八无暇。

“当依大士之行为”，离开无暇、获得闲暇之后，就应该使人身具有实义。而在所有的修法当中，依靠大士的行为，依靠菩萨道的意乐和行为是最为殊胜的。“理当具有真果位”，通过闲暇人身修持大乘的行为就可以获得真实的果位。

如果认为，既然对辗转投生闲暇的身体所依该爱惜，那么就需要成办利益身体的因。

这是解释前面颂词中的“若需利所爱”。在此处解释成对方的一种观点和疑惑，有时也是我们内心可能产生的一种疑惑。“对于辗转投生闲暇的身体所依该爱惜”。既然需要爱惜身体，就需要成办利益身体的因，对于种种利益身体的饮食、衣服或者受用等是不是也需要去成办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回答说：“彼成法作用”，这个身体必须在法上才能够成办真实的作用。下面从实际的道理上做回答。

利益身体只是为了修行正法，而别无其他，

即便我们要去寻找利益身体的饮食、居室等等，也只是为了修行正法而已。如果不是为了修行正法而寻找利益身体的因，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圣天论师说：造罪的身体犹如怨敌一般，如果爱惜这样的身体，与恭敬仇人一模一样。

圣天菩萨也说，对于造罪的身体应该像怨敌一样对待。造罪的身体和怨敌的本性是完全相同的。怨敌能够伤害我们，让我们感受很多痛苦，感受很

多不安乐。造罪的身体也是这样，今生因为造罪的缘故，内心烦乱、不清净、处于热恼的状态当中。今生使用身体造罪，下世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恐怖，遭遇无法宣讲的恶趣的痛苦。所以说造罪的身体的性质和怨敌是一模一样的。“如果爱惜这样的身体，与恭敬仇人一模一样”，如果对于如是的身体还要千方百计地爱惜，就和恭敬我们的仇人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一种不明事理的颠倒做法。对于仇人，我们是不会去恭敬的，所以说我们对于造罪的身体如是地爱惜，实际上也是颠倒作为。

如果珍惜利济身体是为了正法，那么就更应当珍爱正法，前文中所说的增上生决定胜的一切法，尤其是听闻殊胜上师的教言及甚深之法，难之又难，因此要全力以赴闻思修行。

如果我们珍惜身体是为了修行正法，内心对于修行正法的意乐非常热切，那么，为了正法服务而珍惜利济这个能够行持正法的身体，也是理所当然。既然如此，就更应当珍爱正法。

本文从第一品到后面杂说等等，对于增上生决定胜的一切法进行了宣讲。总的来讲，增上生、决定胜的教法很难值遇，尤其是听闻具有殊胜菩提心、具有殊胜证悟的大乘上师所阐释的教言及修行窍诀，更加难以值遇。

很多人都能够遇到佛法，比如有机会翻阅大藏经等法本，有些人就认为，我只要看这些就够了，我只要通过次第学习就够了，觉得长时间依止上师不是太重要。实际上《大藏经》或其它经论中所讲的内容，我们自己看时，也许只能够理解到很肤浅的一层，要通过这么肤浅的一层来调伏自相续，打破相续中的种种烦恼，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依止上师，听闻佛法，才会明白怎样正确理解佛法。上师证悟得很深，或者说上师理解得很深，讲解正法时也能够让听者产生很深的定解，这种效果远比自己一个人钻研学习要好得多。所以，如果有幸听闻上师教言的时候就应该珍惜，全力以赴地闻思修行。

经中说：“当于数百劫罕见，此微妙法生欢喜，欲求解脱求功德，切莫寻觅世间事。”

经典当中讲：应该对数百劫中非常罕见的微妙正法产生大欢喜心。如果想要追求解脱，想要追求功德，就不能寻觅世间的事，因为寻觅世间的一切事物是不可能让我们获得解脱和功德果的，就像压榨河边的沙子永远没办法榨出油来。所以说，如果我们要从世间法中寻求解脱道和功德法，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真地想要得解脱、求功德，就应该对数百劫当中非常罕见的微妙法产生欢喜心、希求心，才能真正通过正因产生正果。

因此，如果不具备闻法等，显然得不到善妙的所依身体，即使侥幸得到，也会成为不知取舍的愚者。

如果没有闻法、思维法、修行法，不具备闻思修的功德，想要获得善妙的所依身体是很困难的，因为所依身体是一种果，是一种异熟，必定要具备它的因。如果因具备了它的果就可以获得，如果因不具备便永远没办法获得果。

能够闻思修佛法的身体称之为善妙身体，并不是整个世间的人身都能够称之为善妙身体。世间的人身有贤善的、有下劣的。有些人以人身来造罪，有些人以人身来虚度，这些不叫善妙身体。这种下劣的身体、下劣的人身，它的因也不怎么严格。真正要获得闲暇的身体，因非常严格。严格的因来自于对佛法的听闻、思维和实修。有了闻思修的因，就可以获得闲暇的身体，如果不具备这个因，就不可能获得这个所依身体。

“即使侥幸得到，也会成为不知取舍的愚者”。从因果来讲，没有什么侥幸的，但是看待总的殊妙因来讲，也可以用侥幸来形容某些人身。比如说打猎的猎人等，他们得到了人身，有些甚至还生在有佛法的地方，有机会听闻佛法，但对佛法根本不产生信心，反而颠倒取舍因果，从这个方面可以称之

为侥幸获得的人身。这些人侥幸获得人身之后对于善和恶等也完全不知道怎样去取，怎样去舍，反而自以为是地行使很多颠倒的法，这就称之为不知取舍的愚者。

以上是从身体和正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做取舍等方面进行观察，下面宣讲另外一层意思。

再有，《教王经》中也说：“不应为身而哀伤，于此授予薪衣食，为长久利积福德，我之伴侣唯善恶。”

在这层意思中主要说我们要以拥有身体而安乐，不应该为了身体而哀伤。有时在宣讲了很多身体的过患之后，听闻者容易跟随法义，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哀伤的心情，产生想抛弃的心情等等。但是在佛陀的教言中也讲过，即便身体有很多过患，是很多痛苦之器、痛苦的来源等等，也不应该为身体而哀伤，主要要看我们怎样使用这个身体，怎样看待这个身体。如果唯一用身体造罪，它当然应该是哀伤之处。如果能够善巧使用身体，还是可以以此身体而修持佛法。

“与此授予薪衣食”。这个身体，如果它能够配合我们修正法，就可以给它授予薪(工钱)、衣食等等。

“为长久利积福德”。为了长久的利益，依靠身体来积累福德，这也是唯一在我们这个身体上使用的。观察过患要依靠现在这个身体，成办利益还是要依靠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善巧使用就成了解脱的舟，不善巧使用就变成了轮回的锚。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使用这个身体，很有可能依靠这个身体而长久在轮回中流转。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应该善巧使用。

“我之伴侣唯善恶”。修行者真正的伴侣就是善恶。其余的法都没办法跟随我们，真正能够长久跟随的就只有善恶而已。好修行人生生世世与善业和安乐相随，恶劣的修行人或者一般人生生世世与恶业和痛苦相随。这些因缘还是由于不知道取舍之处。如果知道取舍之处，就能够使用身体来修行善法，否则的话就会依靠这个身体造很多罪业。

丁二、教诫依四法因果之理：

故如己依法，如法而修行，

如行依智慧，如慧依智者。

所谓的四法因果，就是颂词中所讲的四个法。四个法成为因果之间的关系，所以叫做四法因果之理。

“故如己依法”。“故如己”的意思是说，就好像我们非常珍惜爱重自己的身体一样，对于正法也应该如是爱重，应该像珍惜自己一样地去依止正法。

“如法而修行”。真正的法，它的基础来自于如法而修行、如理如是地修行。我们应该像对法恭敬一样，对于如理的修行也要产生恭敬心。

“如行依智慧”。就好像对修行如是恭敬一样，我们也要通过这种心理来恭敬智慧，因为要如理修行必须以智慧为前提。所以，我们对如理修行是怎样恭敬的，对于智慧也如是恭敬。

“如慧依智者”。“智者”就是上师善知识的意思。智慧依靠于上师，依靠于善知识。就像我们对于智慧的恭敬心一样，对上师善知识也要产生非常清净的信心和恭敬心。

这叫四法因果之理。如上所说，法、如理修行、智慧和智者四种就是四法，这四法就是因果。法依靠如理修行，如理修行依靠智慧，智慧依靠智者。我们对于四法因果要如理如实地了知、如理如实地修行。

身体与正法同样要珍惜，所以要像自身一样珍重依止正法，

不管有没有学习佛法，一般众生凡夫对于自己身体都非常珍重。学习了正法之后，就知道身体和正法都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正法更是殊妙，我们

对身体和正法应该同样珍惜。就像我们对于自身很珍重一样，我们也要通过这样一种心态来依止正法。

正法依赖于如理修行，因此要按照法理而修行，

想要正法与内心成为无二无别，必须要如理修行。如果没有如理修行，我们的心是心，法是法，二者之间就显得毫无关系了。只有如理修行之后，我们的心才变成正法的状态。

为什么要观察修，为什么要安住修？是为了通过观察修和安住修这种方便，让法融入心，让心变成正法的状态。当心变成正法状态之后，就会如理如法地取舍。比如我们的相续变成出离心，那么我们一切所作所为都会为了解脱而奋发；如果我们的心通过修行之后，变成了菩提心，完全转变成利他的状态；如果修空性，我们的心就与空性无二无别。以前我们的心处于有实执的状态，通过实执造很多罪业，通过修行之后，心就变成了空性，就会对一切万法的实相如理如实地安住。就像现在我们安住在一切贪嗔痴中一样，之后我们就会安住在空性当中。

很多修行有成的大成就者就是这样的。有些大德示现相续当中充满了出离心，他的行为是怎麼样的？完全如理如法。如果有些大德示现相续当中充

满菩提心，他的行为会是怎样呢？唯一利他，对众生非常慈悲，一心一意利益众生；很多大德修行之后相续变成了空性，变成了大圆满，或者说证悟了空性、证悟了大圆满，相续中充满了空性的人，他对所有的法都不执著，非常自在地行持利益众生的事业。这些就来自于如理修行。

如果不如理修行的话，正法就是书本上的正法，或者只是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只有如理修行之后，通过方便才能够把法融入到我们内心中，所以说如理修行是非常关键的，正法依靠如理修行才能够安住在我们内心当中。所以要按照法理而修行，我们对正法是怎样珍视的，对如理修行就要这么珍视。

上师经常讲不要把正法作为一种知识来学习，这是很关键的窍诀。如果我们把正法当成知识，因为这是我不知道的领域，我需要去涉猎它，了解它，或者我需要去学习它。如果是这样，学完之后也许通达或了知了某些内容，但因为目的就是为了得到这种知识，学完之后很有可能放弃。如果把学法当成修行，听闻之后就会想怎样修这个法，怎样善巧地安住它的本体等等，就会深入得多，这样一种心态就很纯净，根本不可能听闻一次两次大概了知之后就会满足，所以必须要按照正法而修行。

而如理修行依赖于智慧，为此理当像如理修行正法一样，生起智慧与恭敬心。

要如理修行，没有智慧是不行的。修什么法都需要智慧，比如修习万法无常、寿命无常，必须要善巧通达如何趋入无常修习的关要，必须依照智慧观察而通达。如果修持空性慧，更需要智慧。

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如理修行，不是盲修瞎练。盲修瞎练，也许你随便想一套，自己去修就可以。如果真正要如理如法地修行，必须要有很清净的智慧。有些道友善根深厚，比较努力，对于修法非常有意乐。那么，我们对于如理修行是怎么恭敬的，对于智慧就应如是恭敬。因为如理修行是依靠智慧而生起的，所以我们要像如理修行正法一样，如是升起对智慧的希求和恭敬心。

而要生起智慧又依赖于善知识，因此，应当像恭敬智慧一样恭敬依止智者上师，务必要修学以上四法。

生起智慧的近因是什么呢？善知识。有些人认为生起智慧不一定依靠善知识，那要看你生起什么样的智慧。如果要生起清净、无垢、纯净的智慧，必须依靠上师；如果要生起证悟的智慧，必须依止上师。如果不想生起清静

的智慧、证悟的智慧，只是想像世间一些治学者一样，生起这样的智慧，就不一定依靠上师了。所以说，首先要明确我们到底想生起什么样的智慧，我们生起的智慧要满足什么样的标准。如果单单为了了知大概意思以作谈资的话，当然不一定依靠上师，不一定依靠智者。真的要生起如上师相续一样的智慧，像佛菩萨相续一样的智慧，必须依止智者上师。所以，我们对智慧是怎样恭敬的，对智者上师就应该如是恭敬。

综上所述，我们的心要依靠正法，正法要依靠修行，修行要依靠智慧，智慧要依靠上师，这就是前后的因果关系。我们对此四种因果法必须要了知，必须要产生如理如实的态度，然后去随学。

马鸣阿阇黎亲言：“唯一精进徒劳已，智慧伴转成大义。”

马鸣菩萨说：我们要修行正法，唯一精进徒劳而已。对于正法有精进心当然很好，如果不精进根本得不到正法，但是也要看你是如何精进的。如果没有善巧方便，没有智慧的摄受，你唯一的精进也只是徒劳而已。“徒劳”的意思就是指花费很大的功夫，仅仅收获一点点，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利益。有些没有智慧的人很精进，那他是不是完全没有利益？绝对不可能完全没有利益。但是观待通过智慧摄受而在今生获得大义果的方面，唯一盲修瞎练的这种精

进就没有什么大意义，成了徒劳而已。“徒劳而已”在这里是对于下劣的法使用的否定词。

“智慧伴”是说我们在精进的时候，如果能够以如何精进的智慧作为助伴，就会“转成大义”，你这个精进就会转成大意义。一方面，精进绝对是一个修学者的美德，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要素。慈诚罗珠堪布讲过，修学者不怕没有智慧就怕没有精进。他是从鞭策大家要精进这个角度来讲的。如果有精进，而且依靠善知识学习的话，没有智慧的人也会逐渐逐渐升起智慧。另一方面，如果看待智慧的角度，单单精进没有智慧做助伴也不行，智慧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又有精进又懂得如何精进，智慧、精进二者和合起来就会变成大义。

又有精进又有智慧是最好的。有些人有智慧没有精进，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但是越往后越差，越往后学就越往下堕。因为他有智慧的缘故，觉得这个也懂那个也懂，容易产生傲慢。刚开始的智慧如果没有精进心来摄受，他的智慧就会逐渐逐渐衰落，转成愚痴之心。所以说，有些修行者精进和智慧兼具，有些有精进没有智慧，有些有智慧没有精进，还有些又没有智慧又没有精进，有这样的差别。

对于我们来讲，这两种法或四种法都是很关键的，都必须要了知，要在内心生起无伪的定解。此处是让我们知道精进和智慧之间有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如果有智慧做助伴，一个人的精进就会转成大义。

由智慧中可以实现一切愿望，同样，具有智慧者也会如愿以偿。

因为有智慧的缘故，修行者知道该如何取舍，会按照因果规律行事，之后什么样的愿都能够如愿以偿。

是不是单单了知就叫做智慧呢？有的时候，了知很多法的人可以叫智者，或者说有智慧。但是按照《格言宝藏论》及其它一些论典的观点，什么叫有智慧？通达之后如理地去做，这才是拥有智慧的人的做法。

因果的道理已经通达，通达之后不去实行，那就不是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因为安乐的果或遣除恶趣的果，必须要了知之后去做才能够成办。从所知的角度来讲，了知因果之理当然是一种智者，但是了知之后不做，眼睁睁地看着安乐果近在眼前却得不到，看着火坑却往里跳，这就不是真正有智慧之人的所作所为。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了知之后如理行持之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智慧，就可以很清楚地认知这句注释：有智慧的人可以实现一切愿望，会如愿以偿，因为他知道道理之后能够或者非常愿意去实行。

《般若摄颂》中云：“贤善弟子敬上师，恒常当依诸智师，善巧功德由彼生，宣说智慧波罗蜜。”

贤善的弟子是指堪为成熟法器的弟子。堪为法器的贤善弟子应该恭敬上师，恒常依止有智慧的上师，因为很多善巧的功德是由依止上师而生。“由彼生”即是依靠上师而生。“宣说智慧波罗蜜”，对于上师也能够安立很多功德，也能够宣说智慧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增上功德的话，还是应该对善巧上师产生恭敬心，然后长时间地依止。这是非常关键的。

丙二（教诲依止善知识）分二：一、不依上师之过患；二、上师之法相。

丁一、不依上师之过患：

清净慈具慧，由辩利益说，

谁虑己恶劣，彼亦毁自利。

前面两句讲上师的法相，上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后面两句是说，在这样的上师面前，如果通过其余的因缘不依止的话，会毁坏自利。这叫做不依上师的过患。

首先讲第一句，上师是如何利益众生的。

“清净”指上师没有贪嗔痴等杂染法，相续处于如是清净的状态；

“慈”指对众生、弟子具有慈爱心，具有仁慈的心；

“具慧”指具有能够调伏弟子的智慧。或者说知道如何分辨法和非法，如何如理如实地宣讲法的自相和共相等；

“由辩利益说”，因为具备法无碍之辩才的缘故，上师能够以饶益弟子、利益众生的方式宣讲正法。

这二句颂词讲上师很清净，有慈心、有智慧、有辩才，能够利益众生而宣讲正法，对于这样一种上师，应该可以放心依止。但是面对这样的上师，有些弟子还是有顾虑。顾虑什么？“谁虑己恶劣”。有些弟子顾虑到自己很恶劣，或如下面所讲的种姓不好、相貌丑陋等等，由此认为自己不能够依止上师，抛弃正法，“彼亦毁自利”，这种心态会毁坏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得到自利。

甲曹杰大师有另外一种解释的方式：顾虑依止上师之后自己会变得恶劣。他认为自己方方面面都很好，担心如果长期依止这个上师，自己会变得恶劣起来，所以就不依止上师，从而失坏正法，也会毁坏自己的利益。

颂词从这两个方面理解都可以。从本注释来讲，是一种自轻凌，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依止上师。世尊出世的时候有一些低种姓、下劣种姓的人，因为佛陀是高贵种姓，弟子也都是一些高贵的种姓，觉得自己这样的人不应该依止

佛陀出家。后来佛陀给他们宣讲道理之后，他们才放心依止，最后得到阿罗汉果等等，有很多这样的公案。

“谁虑己恶劣”只是从一个侧面来讲。总的来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缘不依止上师，都会有过患，最主要的过患就是毁坏自利，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生生世世获得善趣的机会完全失毁了。

作为真正渴求正法的人，在自然而然值遇胜任宣说取舍的上师时，理应喜出望外、毕恭毕敬而依止。

众生种姓苏醒、善根萌发的时候就会渴求正法，渴求获得解脱。对于真正渴求正法的人，通过上师的加持和自己的善业力值遇上师，而且这个上师是具相的、可以宣说取舍的上师，这时候理应喜出望外，毕恭毕敬地依止，就像遇到大宝藏一样。

这样的上师不是为了谋求名闻利养等，无有贪等垢染，德行圣洁，慈爱弟子，智慧高超，无所不知，有能力依靠观待、法尔、作用、证成四种道理的辩才，通过问答的方式为一切所化众生宣讲。

前面讲过应该选择能宣讲取舍的上师，下面接着讲上师的标准。首先是清静，不是为了谋求名闻利养。他彻底抛弃了名闻利养等等，一心一意为了

利益弟子，为了把正法真正传扬下去，有这样一种清净的心态，没有贪等垢染；其次，德行圣洁，慈爱弟子，他对弟子非常慈爱；第三，具慧——智慧高超、无所不知；第四，有能力依靠观待理、法尔理、作用理、证成理四种道理的辩才，通过问答的方式对一切众生宣讲正法。

依靠对法无碍的辩才而大有利益地宣说取舍善恶。

因为对正法通达无碍的缘故，依靠法无碍的辩才能够大有利益地宣说取舍善恶。如果上师对正法不是很通达，他利益众生的范围就会窄一点。虽然有些上师很慈悲，也具备其它的功德、精进等等，也能够利益很多众生，在佛教史中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但是对于想要了知佛法深义的弟子，这样的上师就难以摄受。如果真正要广泛摄受弟子，对正法的通达就应该达到无碍的程度，依靠对法无碍的辩才，就可以很广、很深、很细致地宣讲善恶取舍的道理，相合弟子的相续一个一个进行分别，如此，对于正法弘扬，对于弟子相续的调伏，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说上师应该有这样一种智慧。

作为所化弟子，如果担忧自己种姓下贱、一贫如洗、相貌丑陋等而舍弃正法，或者诋毁上师等由宿业或偶然的因缘所致而感到羞愧，害怕，由此势

必会导致失坏眼前与长远的安乐，以此障碍也会毁灭自利，所以务必要毫不迟疑地恭敬依止上师。

此处主要是打消我们的疑惑，也就是颂词所讲的“谁虑己恶劣”。

有些所化弟子，他是通过某些因缘而退失的。什么因缘？担忧自己种姓下劣，担忧自己太穷而没办法依止上师，或者因自己相貌丑陋而舍弃正法。

这里的舍弃善法特指因离开上师的缘故而舍弃正法，因为此处主要讲不依止上师的过患。依止上师可以得到正法，不依止上师就得不到正法，所以这里是从依止上师角度来观察舍弃正法的因缘，也包括诋毁上师等宿业或偶然的因缘。

有的时候弟子内心会产生恶分别、恶念，或者在谈论的时候诋毁自己的上师。因为诋毁了上师，觉得自己再没办法依止上师了，从而永远离开上师。这种情况有时是宿业引发，有时是某种偶然的因缘所致。不管通过宿业引发也好，还是偶尔因缘所致也好，如果因此而感到羞愧害怕，就会导致失坏眼前与长远利益，不会再依止上师。

但是从标准善知识的法相来看，一些具有证悟的上师，他会知道弟子对其诋毁完全是因为内心业力现前，或因为不了知实际情况而导致的。如果弟

子能够真心实意地忏悔，真正的善知识绝对会接受，会一如既往地摄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羞愧、害怕都是多余的。看待上师来讲，只要一个弟子能够从罪恶中脱离，从宿业中解脱，都是上师乐意看到的事情。不管这个弟子以前怎样恶劣，怎样不听教言，如果从此之后能够真实地改正，上师一定会帮助他。

一个真正有慈悲心、菩提心的上师，他来到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利益所化众生。弟子能够依止他，就说明肯定与上师有宿缘。上师的智慧广大，对于弟子偶尔的反复，偶尔因烦恼引发所造的罪业，上师完全是清楚的，而且完全有容忍的心量。如果连容忍的心量都没有，那就没有资格做上师了。

作为弟子来讲，应该把这些顾虑打消掉，该忏悔的忏悔，不要永远把自己放在羞愧害怕的心态中出不来，觉得自己再没有脸面依止上师、呆在上师面前了，甚至离开。一旦离开，就会失坏眼前和长远的安乐。这样的障碍也会毁灭自利，所以说遇到上师的时候应该毫不迟疑一心一意地恭敬依止。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善知识，有很多上师，对于这些上师都好好地通过清净心对待，通过清净心恭敬，这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偶尔由于宿业或者烦恼引发，做了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只要好好忏悔，上师就会很乐意地接受。我自

己也做过很多错事，认识到不对的时候，有的时候拿供品，有时不拿供品，赶紧去上师那里好好忏悔。每次忏悔完之后，上师显得非常高兴，很欢喜。我自己有这个体会，相信在座的很多道友也绝对是一样的。总之你自己愿意从恶业当中脱离的话，上师绝对会接受，因为他来到世间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利益他的弟子。

所以，能够从始至终都很清净地依止当然最好，如果中间出现一些问题，就好好地忏悔，最关键的是毫不迟疑地、长时间地恭敬依止。即便在中间出现一些魔障、一些违缘，我们也不要为暂时的障碍所困，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毫不迟疑或者更加恭敬地依止自己的上师。

丁二、上师之法相：

善知识法相，略说当了知，

知足悲具戒，有除烦恼慧，

彼等若教诲，汝应知恭敬。

前面讲了上师的一些法相，但主要是从上师如何利益众生、对利益众生的上师应该毫不迟疑的依止等角度观察。现在这个颂词主要是讲上师的法相。

“略说当了知。”对于上师的法相，通过略说的方式应该了知。如果广说，法相是很多的。《庄严经论》讲了十种法相，其他经典如《大圆满前行》也讲了很多种法相。如果略说上师的法相，可以归摄为下面四种：“知足悲具戒，有除烦恼慧”。第一是“知足”，“悲”是第二种，“具戒”是第三种，“有除烦恼慧”是第四种。

“彼等若教诲，汝应知恭敬。”具有这样法相的上师，对自己进行教诲的时候，应该恭恭敬敬地去领受，恭恭敬敬地去依止。

下面具体讲四种法相。第一种，知足。上师对一切欲妙没有很大的兴趣，有知足少欲的功德。知足少欲的功德在很多论典中都讲过，是共同的法相。不管是小乘的善知识，还是大乘或密乘的善知识，知足少欲的意乐在内心当中一定要出现，但行为中不一定这样示现。也就是说，有些大乘上师或者善知识，内心完全具备知足少欲的功德，但为了广大利众的缘故，不一定示现资具寡少的行为。不管示现也好，不示现也好，知足少欲的本体、功德在相续当中绝对要具备，而且在大乘当中，它是以增上的方式具备。第一个法相就是知足。

第二种，悲。如果上师对弟子没有悲心的话，他的所作所为很有可能相合于自利而去；如果对弟子有悲心的话，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考虑怎样利益弟子，只要能够利益弟子的他就去做，没有利益的就完全抛弃，所以第二个法相是悲。这个悲字如果往深里理解，是与地道功德相联系的，因为圣者的悲心和凡夫的悲心毕竟有很大不同。所以要讲很深的话，可以理解为圣者的悲心圆满。

第三，具戒，具备清净的戒律。如果是小乘上师，要具备清净的别解脱戒；如果是大乘的菩萨、大乘的上师，则需具备三聚净戒，也就是对禁恶行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三种戒律很清净地守持。

第四，有除烦恼慧，具备遣除弟子烦恼的智慧。什么时候该遣除弟子的烦恼，应该通过什么方式遣除，上师对此非常善巧通达。有时我们觉得该遣除的上师没有遣除，不该遣除的时候上师在遣除，但实际上什么时候该做、应该怎样做，对于证道的上师或者登地的上师来讲，他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普通的凡夫善知识，也许具备遣除烦恼的智慧，但是到底时间到不到，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遣除，不一定能够通达。遇到类似情况，他只有通过经论当中的说

法来帮助弟子。这样也没什么错误，因为毕竟是依靠经论来行持的，但严格来说，如果没有甚深的证悟，真正要彻底根除众生的烦恼还是很难做到的。

严格来讲，这四个法相都要具备甚深的功德才能做得到，所以上师如果具备这些法相的话，就应该好好地恭敬。“彼等若教诲”，具备这四种法相的上师如果教诲我们，我们就可以肯定，他绝对是一心一意利益自己的，不可能通过烦恼心等其余作意来教诲我们。所以，当遇到上师教诲我们的时候，不管当时自己觉得应不应该批评，“汝应知恭敬”，都应该恭恭敬敬地听受。如果对上师有这样一种信心的时候，什么样的法都能成为教诲自己的方便，都能够遣除自己的障碍。

如果对上师没有清净的信心，上师在教诲自己的时候，也许自己内心会不服，产生某种抵触心理或者其它的想法等。从依止上师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那么，真正的善知识到底该是怎样的呢？

关于善知识的法相，略而言之就是下面所说的这些，请原原本本了解。

真正的善知识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法相？简单归纳就是下面所讲的四种，应该原原本本地理解。

也就是说，不求名闻利养，知足少欲，

这是第一条。对于名闻利养完全看破，没有丝毫兴趣，而且对名闻利养的害处非常清晰地了知。菩萨相续中如果有很强烈的大悲心，对于名闻利养这方面是不会有很大兴趣。

一般来讲，共同的法相应该是没有执著。如果是一个菩萨，都不用讲他没有知足少欲的功德，肯定有知足少欲的功德。但是作为共同的法相，上师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从共同的乘、共同的标准来讲，知足少欲还是可以作为第一个条件。

有自代他苦的强烈悲心，

这是第二条，具悲。具悲，就是具备自代他苦的强烈悲心，也就是说，他人的痛苦我来代受；或者，为了利益众生虽然要感受很多痛苦，但是我也能够承受。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悲心，他就可以长时间、有很大耐心地教化弟子。如果没有自代他苦的悲心，也许短时间内能教化弟子，而且前提还是弟子很听话，当弟子不听话或者遇到很多麻烦和障碍的时候，就不一定能够坚持下去。所以说强烈的悲心，有一种自代他苦的悲心，有一种耐心的自性，也就是

度化众生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耐心承受的自性。这是非常关键的，尤其对于大乘善知识来讲，这种悲心绝对不可缺少。

具备严禁恶行、摄集善法、饶益有情三戒，

这是第三条，具戒。此处是针对大乘上师，所以只讲了三聚净戒，第一是严禁恶行戒，第二是摄集善法戒，第三是饶益有情戒，上师必须很清净地守持这三条戒律。如果能够具备这三条戒律，这个上师的功德必定很圆满，因为一切的恶行都严禁，所有的善法都修持，而且能够圆满饶益有情，这就是很标准的菩萨。

并且拥有遣除弟子相续烦恼的闻思修慧。

第四条，上师拥有能够遣除弟子相续烦恼的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三种智慧都能够生起，这样的上师就能够善巧地遣除弟子的烦恼。如果没有这种智慧的话，弟子生起烦恼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遣除，或者如前面所讲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遣除，就没办法调伏弟子的烦恼，无法做到真正的利益众生。

我们应当百般寻觅、以三喜依止这样的上师。

我们应该百般寻觅这样的上师，最后通过三种欢喜的方式依止上师。三喜是指财物供养、身语承侍和修行正法这三种让上师生欢喜的方式。很多经典讲到依止法的时候都提过三喜依止。

首先是以财物供养上师，令上师生欢喜。这一点和前面所讲的知足少欲并不矛盾。作为一个真正的上师，财富对他来讲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你可以以财富供养上师，就说明你对法、对上师有恭敬心，有起码的舍心和慷慨的心，这是表明弟子法器的一种相。

此外，上师如果具备悲心的话，虽然他自己并不需要财物，但是为了圆满你自己的福德和资粮，他会接受你的供养。所以说显现上供养之后上师很高兴，但并不是像一般人那样，给很多钱他就高兴。一个标准的善知识，他对财富方面是绝对没有兴趣的，但是为了圆满你的功德或福德，为了增长你相续当中的善心、增长你的福德等等，有时上师会很欢喜地纳受。

不同的上师显现也不同，有些上师接受供养很高兴、很欢喜，有些上师拿到财物之后就扔在一边，甚至放在面前理都不理。一般来讲，道友供养某位活佛，如果活佛不理你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做什么福德。如果活佛笑

嘻嘻地接受，塞到怀里，显得很高兴，供养者就会觉得自己功德圆满，做了一个大福德，供养者自己内心也非常欢喜，从而产生很清净的信心。

所以说，上师或者大德菩萨利益众生时有很多善巧方便，我们自己觉得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只是我们的分别心而已。我们用分别心来判断上师的行为，是绝对不现实的。从这个方面观察，通过财产使上师欢喜，这是很大的一种方便。

第二是身语承侍上师，也就是给上师做事，比如做上师的侍者，或者给上师打扫房子、做饭等，也能够让上师欢喜。此外，为上师的事业发心，做得很好很圆满，上师也会很高兴，这都是以身语的方式来承侍上师。我没有很多钱，但是我把上师的事情做好，上师看到后很欢喜，就会得到上师的加持。

第三个是如理如法修行供养。不管背诵也好，考试也好，或者修禅定、修加行、念咒语、念经，能够如理如实地按照上师的教言去做，就是法供养。

三种供养都能够让上师欢喜，这就是三喜依止。我们首先要寻找上师，找到之后就好好地依止上师，这就是大义。而且，通过上师的教言而懂得取舍。不单单是学习教言而已，实际上我们依止上师如果仅仅满足于听到教言，后来就很有可能舍弃。

《山法宝鬘论》中讲过¹，有些弟子依止上师的时候不善巧，觉得依止上师就是为了听法，什么时候听完法什么时候就可以走。札嘎仁波切说，不能这样作意。我们依止上师是为了得到上师的功德，听法只是依止上师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诚然，依止上师要听法，这是绝对的，但也要学习上师身语意的行为，要让上师生欢喜之后得到上师的加持，并使加持融入自心，让自己得到解脱。

我们依止上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解脱。如果我们把目标定在解脱，而不是定在听法，我们在依止的时候就会很善巧。为什么？因为我是从上师那里获得解脱，既然这样，我就要想方设法地让上师生起欢喜心。只要能够让我获得开悟、获得解脱，任何事我都可以做。如果是这样，即便我在闻法方面不行，但是我的目标是解脱，我就从身语承侍或者其他方面去做，总之，给上师做事都是能够加持我解脱的方便。如果能够这样依止，不管闻思修也好，做事也好，目标就是让上师生欢喜，目标定得高了，我们自己的行为自然而

¹《山法宝鬘论》云：在当今时代，大多数人都认为依止上师的目的就是听受教言，因为必须在听闻教言的基础上才能实地修行，所以应当首先在一年或几个月当中依止上师，求得所有的教言后自己另找一处地方去修法，就可以了。有这种想法的人不乏其数，到处可见。

这些人求完教言后便像乌鸦衔着肉飞到别处去一样不顾一切地跑到其他地方去实修了。可是，你这样做根本无法得到任何加持，恐怕只是徒劳无益而已。

然就会如法。否则，如果把目标定得很低，或者根本不知道怎样去定依止上师的目标，就很有可能在中途出现很多违缘，出现很多麻烦。

所以，发现具相上师的时候应该好好依止，好好观察。但是我们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内心的魔障或外在的魔障，让上师和弟子之间产生隔阂，或者自己因为各种因缘不想再依止。对照这里的教言来看，这不是一种善相。有时候当出现不想依止的想法时，这些要离开的理由，在自己想的时候，不管怎么观察，都觉得千真万确。但从结果来看，或者从更长远的角度观察，那些都不一定是真正如理的理由。那些理由有时是内心烦恼现前，有时是魔障的加持显现。一个弟子要想真正获得利益，还是要长时间地依止一个上师。只要是符合法相标准的善知识，依止的时间越长，自己得到的利益就越稳定，得到的利益就越大。刚依止的时候当然看不出来，如果长期观察，利益就会慢慢慢慢凸显出来。

有的弟子依止两三年后没有很大收效，就觉得肯定和上师不相应，马上换一个。换一个之后两三年又觉得不行，继续换，换来换去。我们一辈子能有几个两三年？结果最后到死都没有得到利益。而有些弟子能够很稳定地依止

，最后就可以得到大利益。所以，修行正法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并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如果是一两天的事情，那我们观察到不妥，就可以马上换一位。

当然，也不是说遇到一位上师无论如何就必须依止他，也有观察一两天之后觉得不妥马上就换的情况，米拉日巴尊者就有这种示现，他发现与这个上师不是非常相应，于是换了另外一个，马上就获得相应。类似的例子也有很多。但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不好观察，只能按照法王和仁波切的教言尽量长久，尽量稳定，这样的方式会比较好。

如果这些上师对你谆谆教诲，你要明确了知，恭敬实行。

如果具备这些法相的上师对你很真诚地教诲时，要了知上师在通过利益心来利益自己，不管自己知道与否，一定是对自己有利益的，应该在明确了知之后，恭敬实行。

《般若摄颂》中云：“一切佛法依上师，功德胜主佛所说。”

《般若摄颂》中说：所有的佛法都是依靠上师而获得的。“功德胜主”指佛陀，是对佛陀的一种赞叹。功德胜主佛陀宣讲说一切佛法都是依靠上师而得。有时把这个名字安立成上师，有时叫善知识。一切佛法依靠善知识而得，这是功德胜主佛所说的。

此外，关于依师的详细方式当从《华严经》等中得知。

详细的依止上师的方式在《华严经》中讲得很清楚。此外，《大圆满前行》对依止上师的方式讲得很清晰，《大圆满心性休息》《菩提道次第广论》《事师五十颂》和《如意宝藏论·依止上师品》也讲了很多。对于这些经论中所讲的依止上师的详细方式，都应该好好地去学习，然后观察对照自己，看看哪个方面做得不对，哪个方面作意不对。

我们想要学习如何正确地依止上师，广大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每一部论典的着重点都不太一样。我们把这些依止法一个一个详详细细地看过之后，自然就知道应该怎样去做。

除了看经论中所讲的依止上师的方式之外，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应该学习高僧大德如何依止上师的公案，看看大德到底是怎么做的，对自己绝对有很大的帮助。通过大德的示现，分析他们为何这样依止，依止之后如何获得成就，中间出过什么问题，内心出现过什么邪念，行为上出现了怎样的问题，得过什么样不好的果报等等，各个方面都要了知，之后总结自己应该怎样做，怎样依止。也就是说，不但要看相关的经典和论典，还要看大德的传记，

之后结合自己的相续，明确自己应该怎样做，之后就应该按照自己所明确的理路，如实修行如实依止。

《三摩地王经》云：“恒常随观佛陀教，永远莫依罪恶友，广依贤善之友伴……”

《三摩地王经》当中讲，应该恒常随观佛陀的教义，永远不要依靠罪恶的恶友，就是能够产生罪恶的邪知识和邪友。“广依贤善之友伴”，应该广依贤善的友伴，就是对正法有信心、有理解的人，像这样贤善的友伴应该长时间依止他。

丙三（教诲见行圆满成就胜果）分二：一、真实教诲；二、特别教诫。

丁一、真实教诲：

依此圆满规，成就最胜果。

依靠圆满的法规，就可以成就最胜的佛果。这句颂词首先略讲真实教诲，如果你具备这个因就会成就这个果。你的果很善妙，后面了知因的时候也就会产生欢喜。

要想达到所求的目的，通达如理实修下文中所说的无倒教言法规的圆满方便，便可获得一切成就之最——能成办一切利益的佛果。

如果我们想要达到所求的目的，就要实修下面将会讲到的广见行、略见行、极略见行中的教言。如果实修这些圆满方便的话，就可以获得一切成就之最——能成办一切利益的佛果。

为了对果位产生兴趣而首先宣说，由此一来对因就不会有怯懦。

佛果是最殊胜的果位。首先宣讲果，让我们知道修行能够产生这么好的果位，对果位产生兴趣之后，对后面所讲因位的修法就不会产生恐怖心或不敢趋入的怯懦心。

丁二（特别教诫）分三：一、广见行；二、略见行；三、极略见行。

戊一、广见行：

于众实柔语，安详具威严，

具理不轻毁，自在善妙言。

善调离随眠，庄严心寂静，

无掉不拖延，无谄决定行。

这几句颂词就是讲作为一个修行者应该行持的一些见行。

“于众实柔语”，对于众生恒常宣讲谛实语，恒常宣讲诚实的语言、柔和的语言。

“安详具威严”，通过杜绝各种恶业，让别人感觉这个人有安全、安详的气氛。“具威严”指不能随随便便地暴露内心当中的所有想法。你的行为如果暴露太多，别人知道所有底细之后，就不会对你产生恭敬心。如果自己该隐藏的隐藏，就有一种威严的气势，对利益众生或行持佛法来讲都是有利的助缘。

“具理不轻毁”，主要指对弟子传法时的态度。“具理”即具有理证，如理次第地宣讲。“不轻毁”，指对于他众没有轻毁的心态。

“自在善妙言”，“自在”是指在趋入外境的时候，能够自在驾驭自己的六根或五根等诸根。注释中讲，这也是智慧深遂的表现。“善妙言”，指善妙的语言，能够利益自他的善妙语言。

“善调”主要是讲能够善加调伏根本烦恼。

“离随眠”，随烦恼都可以离开。

“庄严”，指通过布施等善行让自己很庄严。

“心寂静”，内心能够得以调伏而寂静。

“无掉”，无掉举，分别念鲜少。

“不拖延”，很决断，该做的事情马上就做，不要拖延。尤其对修法者来讲，拖延的毛病必须要认知改正。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很多善法都无法实行。所以，修行者应该有不拖延的良好习性，要成办的事情马上做完。

“无谄”，对众生没有歪歪曲曲的不好的想法。

“决定行”，自己的行为决定都是依靠正知正念、善巧方便摄受之后而行持。

作者教诲道：对于一切有情说话应当温文尔雅，无有虚谈妄言，杜绝伤人的粗语，

对一切有情说话的时候最好能够温文尔雅，令别人生欢喜。谈话的时候没有虚谈妄言，杜绝伤人的粗语。这些都是属于语言方面的规范，麦彭仁波切的《君规教言论》中有专门的观察语言品，修行人在说话的方式上也有很多要求和标准。

如果与谁交往，要给人一种舒适安全感，神情安详，宁静和蔼，这是成为福德之因的身语威仪，

和人交往的时候，要尽量给别人一种舒适安全感，也就是说，应该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值得信赖，有安全感，很真诚等等。如果交往的时候别人老是对

你不放心，觉得有一种威胁感，就说明你的身语方面还没有完全修好。给人安全感实际是一种果。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可以尽心地从内心发出真诚心，以利益众生的发心来做事，谈话交往的时候对方就能够感觉到你的真诚，感受到舒适和安全。这是成为福德之因的身语威仪。

不论对谁也好，在别人面前不要将自己暴露无遗，要威严可畏，深不可测。

不管对什么人，在别人面前不要把自己完全暴露，内心有什么烦恼不要马上说出来。有时，该发露的时候就发露，不该发露的时候，不要完全暴露自己。这是以烦恼为例。除此之外，自己的想法、计划，还有自己的功德、梦兆，得到的验相、体验等等，是不能够完全暴露的。如果自己善于隐藏的话，外表会显得威严可畏，深不可测，这也是有必要性的。

对于堪为法器品行贤良的眷属次第说法，对他众不可轻凌藐视，要善加摄受。

这是讲“具理不轻毁”。如果眷属是品行贤良的法器，就应该对他们次第宣讲正法。对他众不可以轻凌，不可以看不起，要善加摄受。

当五根趋入对境时，不可放逸无度随烦恼而转，要具备自我控制的正知正念，在此由于智慧锐利故解释谓为“自在”也是妥当的。

所谓的自在怎样解释？五根趋入对境的时候，不能放逸无度，不能随烦恼而转，具备自我控制的正知正念，这就是一种自在。自己对于烦恼的生起，能够驾驭能够控制，有正知正念，就称为自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把智慧锐利解释为自在也是可以的。

如云：“对于讲经说法等要详察细审才出口，并非不经观察。”

以讲经说法为例，所有话语都应该详察细审之后才能出口。讲经说法时，如果不经观察马上说出来，有可能误解法义，或者达不到解释经义的必要性。所以上师也是再再要求讲经说法之前好好看句义，把意义理解得差不多之后才可以解释。有些大德说：在讲法之前如果不仔细看九遍的话，我是不会讲的。九遍当然是一种泛词，其实就是强调要很仔细、很严谨地观察之后再开始讲。如果讲经说法时随便讲、乱讲，诸佛菩萨看着不高兴，上师也不高兴，对于讲经者没有利益，对听讲者更是没有丝毫利益。所以说“讲经说法等要详察细审之后才出口，并非不经观察”。

在其他场合说话也要详尽观察，观察场合、观察听众、观察别人的意乐，观察完之后再讲，绝对是善巧者。如果不经观察随便乱讲，这是一种疯狂的行为，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不是不经观察的草率言词而要具有实义。有些人表面上说的仁慈语言也是杂有过失的，因此应当说不杂过失的善妙之语。

这还是讲“自在善妙言”。有些人表面说了一些仁慈语言，其实夹杂了一些过失。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要尽量不杂过失，尽量宣讲善妙之语，这是很关键的。当然，要求每个众生都不杂过失地宣讲，是很困难的。因为过失有粗层次、浅层次、细微等等很多种，很难掌握，只能尽量不夹杂比较粗大的烦恼，不要有欺骗别人意乐等，从这个角度把握应当也是可以的。

无有嗔恨善于调伏内心，经过观察彻底断除所有怀恨等随眠，内心没有嗔恨，善于调伏内心，而且经过观察彻底断除怀恨等随眠烦恼。

以慷慨布施的福德使得自己庄严无比，内心的分别妄念自然熄灭。

如果能够慷慨布施，以此福德能够使自己很庄严。庄严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指后世异熟果显得很庄严；另一方面指自己的行为很庄严，就是

说，不管现在你的身体是不是变得很庄严，能够慷慨布施，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庄严的行为。由此，内心的分别妄念能够自然熄灭。

不存在心思旁骛的掉举，无有反复无常的现象，因而稳重坚定，做事不拖泥带水，始终坚持不懈，因此从不拖延。

“掉举”指心思旁骛，胡思乱想。因为心趋入正法的缘故，不存在心思旁骛的掉举。无有反复无常的现象，自己内心很稳定、很稳重、很坚定，做事也不拖泥带水，很果断。“始终坚持不懈”，事情一旦开始做，就能够坚持到底，因此从不拖延。

对于他众不怀欺惑之心，为此说无谄，

与他众交往时根本没有欺惑、欺骗的意乐在里面，具备无谄的品行。

心聪智明，以善巧方便而决定一切事。

做事的时候，都是通过善巧方便来决定，所以跟心聪智明联系在一起观察。

这些出自于《慧海请问经》等。

这些应该修持的见行都是出自于佛经。

《三摩地王经》中云：“无散极温和，适度动听语，引导具缘士，堪受亦生起。”

对一个修道者来讲，应该具备以下这些美德。

“无散”，没有散乱。

“极温和”，以温和的心来对待众生，接触的时候说话方式都很温和。

“适度动听语”，所说的话也是适度的，要宣讲动听的语言。“适度”有多少、高低、缓急等等很多适度的方式。

“引导具缘士，堪受亦生起”，如果能够这样引导具缘的士夫，对方也堪能接受。“亦生起”，通过菩萨的引导，他也能够生起这样的体悟和觉受，也能够生起这样一种殊胜功德。

戊二、略见行：

决定如满月，光彩如秋日，

深沉如大海，坚固如须弥。

观待前面来讲，此处讲比较概略的见行。

“决定如满月”，如果能够通过菩提心来摄受，决定让人生起犹如见到满月一样的欢喜心。就是说，菩萨如果能够修持善妙正法的话，绝对能够让别人生起欢喜心。

“光彩如秋日”，相续中具备遣除烦恼的智慧，它的光芒犹如秋天的太阳一样。秋天的太阳没有什么障垢，它的力量很强，温度很高。菩萨相续中如果具备遣除烦恼的智慧，他也能达到光彩强烈的状态，犹如秋日一样。

“深沉如大海”，深沉主要是讲他的功德，功德宝藏犹如大海一样深沉，非常多。

“坚固如须弥”，他的身语意的状态，如如不动犹如须弥山一样。

这几句颂词都是从果方面来讲的，“决定”、“光彩”、“深沉”、“坚固”都是从果方面来讲，它的因包含在里面，所以叫略见行。

以慈悲菩提心等来使内心纯熟，如同秋季的满月一般，寂静调伏，以慈爱众生、善巧方便决定令人见而生喜。

如果一个人能够修持慈悲菩提心，调伏自心来使自心成熟的话，犹如秋季的满月一样寂静，调伏一切烦恼，而且慈爱众生、具善巧方便，决定令人见而生喜。此处是从决定令人见而生喜的方面讲犹如满月。

《月灯经》中云：“含笑调柔如满月，于诸长辈及新生，恒常诚实而言说，温存无有我慢心。”

“新生”指后辈、后生。《月灯经》中讲：菩萨应该含笑调柔，犹如满月一样，对于长辈也好，后辈也好，恒常诚实而言说词语，温存无有我慢心。这个教证主要讲犹如满月。

犹如秋天的太阳光芒万丈一般，威光耀眼，并现前证悟二无我的胜义菩提心。由于远离障碍之云，从而具足遣除他众愚痴的威力。

此处讲光彩犹如秋日一样。菩萨现前证悟了二无我空性的胜义菩提心，很清净，远离了烦恼障所知障的障碍之云，所以具足遣除他众愚痴的威力，犹如秋天的太阳一般光芒万丈，威光耀眼。

《妙臂经》中云：“具有贪等烦恼聚，普称内心乃轮回，解脱惑如水晶月，尽越有海之边际。”

《妙臂经》中讲，因为内心具有贪嗔痴等烦恼聚的缘故，这个人就处于轮回当中。如果能够把贪嗔痴等根本随眠惑解脱，就如同水晶月一样极其清净，能够尽越有海的边际。

由于方便智慧圆满而拥有他心无法容纳、甚深如海的功德藏，

这一句是讲“深沉如大海”。他的方便智慧圆满，拥有他心无法容纳、甚深如海的功德宝藏，深沉犹如大海一样。

借助精进及禅定等力量，身语意的功德一成不变稳如山王，谁也无法转变。

这叫“坚固如须弥”。菩萨借助精进和禅定等力量，身语意的功德完全不会改变，非常非常得稳重，这叫做“坚固如须弥”。

下面引用论典说明。

《经庄严论》中云：“恶朋及重苦，闻深不能退，譬如蠹翅风，不动须弥海。”

这是《经庄严论》第二十一品《觉分品》当中的颂词，指恶朋、重苦、闻深是三种退缘。

第一种退缘是恶朋。通过恶劣的友伴，恶知识或者恶友，从而退转；

第二种退缘是重苦。在轮回当中感受很严厉的痛苦的时候，他会退；

第三种退缘是闻深，听闻很甚深的教言，比如空性。

但是，恶朋、重苦、闻深都不能让菩萨从菩提心或者菩萨行当中退失。

“譬如蠡翅风，不动须弥海”。“蠡”就是蠡斯，是一种绿色的小虫子，善于跳跃，吃庄稼，好像是一种害虫；“翅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虫子在扇翅膀的时候能够鼓起一点风。蠡斯的翅膀所鼓动的那一点风，能不能动摇须弥山，能不能动摇大海？根本不可能。这个颂词是说，恶朋、重苦和闻深这三种退缘就像蠡翅风一样，根本没办法动摇菩萨的菩提心。此处是从分别的角度来观察。唐译直接用蠡斯翅风的比喻来宣讲不能动摇须弥山和大海的意义。

所南德义檀嘉热巴涅

托内尼波札南潘协将

杰嘎纳齐瓦隆彻巴耶

哲波措利卓瓦卓瓦效